

宁静的贡格尔草原

□赵佳昌

绕过大山,大地如一张折叠着的纸被突然展开。眼前变得开阔了。一只鹰从公路的一边滑翔到另一边,当它从车顶上飞过时,整个贡格尔草原都慢了下来。风舒缓地吹皱了贡格尔河的河水,牛羊在路两旁悠闲地散步。为了能及时躲避进入公路的牛羊,车子明显放慢了速度。我的心恨不得插上翅膀,和刚刚飞过车顶的雄鹰一样,好好看看这辽阔的草原。

我的脚第一次踏上贡格尔草原。阳光脆薄、均匀地摊开来,落在草原的每一个角落。和市区多日的阴雨降温不一样,这里阳光美好,微风和煦,人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。我们一群人在一片可供游人踏足的草场上漫步。从车上下来的孩子们撒了欢似的狂奔,草场里到处都是孩子们的欢笑声,那些声音被草原上的微风吹乱,听起来叽叽喳喳的。我离开人群,去寻找这片草原自己的安静。

铁丝围栏的那一边,几头牛正享受着午后的阳光。它们有的在草地上漫步,有的卧在草地上打瞌睡。一只兔子从它们面前跑过,它们没有挪动身体,只是看了兔子一眼,就接着专注于自己的世界了。牛尾巴甩在身后,偶尔慢悠悠地甩起来,驱赶

刚刚落在身上的飞虫。蓝蓝的天上有几朵碎云,它们也和贡格尔草原上的牛羊一样慢慢地走着,并没有什么事让它们着急。

牛是安静的,即便是闯入了几十个陌生人,也没有让它们变得惊慌失措,甚至连丝毫的警觉也没有。这和我们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。城市人每天在钢筋水泥俯瞰下迈着忙碌的脚步,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开始反思自己。真该向这几头牛学习。突然有了想和它们说话的冲动,问问它们在草原上生活得如何,也问问它们该如何磨去急躁的心性。刚要张嘴,想起来该说牛语才是,于是便“哞哞”地唤着它们。

那头背对我的牛寻着声音转了过来,快步走到围栏前。我本能地退后几步。虽然有围栏,可那是阻挡游客的,对于强壮的牛来说形同虚设。可是它突然站定了脚步,不再往前了。它并没有发出恐吓的叫声,只是看着我。半分钟过去了,它依然原地不动地看着我。原来它在端详眼前的这个人。看来之前它并没注意到我,只是自顾自地溜达,自顾自地想自己的事情。牛会有什么事情呢?我们的世界被生活的杂事填充得满满当当,牛的世界则是丰美的草原,是草原上的阳光雨露,是草原上的万

物生机,是安静流淌的贡格尔河水。现在它回过身来看我。我们在午后的草原上四目相对。

我和它之间的交流方式只有对视。我想告诉它贡格尔草原上的时光静好。我这样想着的时候,忽然感觉有一阵柔美的清风从它的眼睛里吹过来。那阵清风也把草原上一望无际的绿色和温润的阳光一起带给我。

从草场前往查干沐沦镇的时候,太阳开始落下。大巴车在公路上行驶,我专注于窗外的风景。远处有散落的羊群,走着和天上碎云一样的步伐,随时变换着阵形。贡格尔河是盘绕在草原的一条轻纱,弯出最美的曲线。草原上的万物生灵都因贡格尔河水的滋养而生机勃勃,它们在草原上世代生存,与世无争。我又想起了那头与我面对的牛,想起从它双眸中吹过来的那阵微风。那阵风在广袤的草原上也如贡格尔河的河水一样清澈明亮,永远在草原上流淌。

太阳的余晖压低了身姿,天色暗了下来。到达查干沐沦镇的时候,贡格尔草原已经完全浸在夜色中。只有声声虫鸣,应和着闪闪的星光。

与芳为邻

□孙善文



兰。在百花齐放的春天里,它们选择了隐忍养精,与火伞高张的夏日相约,一同开启新的生活。它们一枝,一枝,又一枝,悄无声息地拨动着自行行走的时间,在叶茎之间将花萼举起,高高的,用一个个打开的表情展示自己内心的炽热。一朵朵蝴蝶兰的绽放,让屋子顿时变得多彩和生动起来。每天早晨上班前,我都会到阳台走上一圈,在薄薄的阳光下,与花儿对视着,彼此探望和温暖。城市的喧嚣,让人或寄

情于山水的悠远,或托付于花草的清雅。蝴蝶兰没有强烈的花香,但有微笑,这是另一种美,可以让你的陶醉发自肺腑。我注意到,蝴蝶兰都是花开一串的,一朵一朵次第而开,最多的就有十多朵。

兰花真的靠养,从选择适当的花盆、准备盆土,到日常施肥养护,都需要下一番真工夫,这是真切的付出。只是当看着这一朵朵热烈的蝴蝶兰像一只只蝴蝶俏立于枝头的时候,你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邻居陈姐称赞,你家的蝴蝶兰开得好真好啊!儿子露出神秘的神色说,陈阿姨,你知道这些兰花是哪儿来的吗?它们都是我爸爸去年春节后从楼下的垃圾桶边捡拾回来的。看着陈姐愕然的眼神,我禁不住笑了。儿子说了大实话。这些蝴蝶兰中的某一株,说不定就是同样爱花的陈姐所丢弃的。兰花们在人们迎春纳福的日子里吐出最后一朵嫣红后,被陈姐以及其他邻居扫地出门,在即将送往垃圾填埋场的路上,遇上了爱兰的我,从而移植到我家的阳台,延续了生命,也让自己埋在我的芬芳再次呈现。

阳台上的一株株蝴蝶兰,在享受着快乐的时光,它们与我互为睦邻,情投意合。我觉得自己是那样荣幸。真的,谁不想拥有一个心藏芬芳、可观可赏可闻可抒情可展怀既养心又养学的亲邻呢?

推开阳台的玻璃门,一道道紫色的光芒顺着阳光的流向扑面而来。空气是凝固的,在一枝枝挺擎着的花萼上,我分明看到了一双双闪烁的眼神,热烈却不失含蓄,盛张又隐含着诗意,这是那几株长在阳台的蝴蝶兰所带来的清新气息。

兰花是国人最喜爱的花草之一,相传在远古的尧时期,已有人将野生的兰花植入庭院。在湖北钟祥,有一座高台被称兰台,据传因舜帝巡访至此,并在台下种下兰花而得名。对兰花的赞美,大多离不开它高洁、淡泊、静雅的品质。李白有诗云:幽兰香风远,蕙草流芳根。梁宣帝在《兰诗》中写道:开花不竞节,含秀委微霜。《孔子家语》中留下名句“芷兰生于深林,不以无人而不芳;君子修道立德,不为困劳而改节”。我亦喜兰,家里的阳台种了剑兰、石斛兰、君子兰、蝴蝶兰,它们与我比邻而居,就像我的亲人。

离家几公里处有一个花草市场,这里是真正的花花世界。最吸引我的,是一间叫香来早的兰花专卖店。店面不大,但里面积林林总总的兰花就有近百种之多。兰花店里,摆得最多、卖得最好的就数粉色或紫色的蝴蝶兰了,逢上春节或喜庆活动,更是卖得火爆。花解人意,只需简单的花容便可凝聚为无声的语言,传递一股股吉祥愉悦的气息。

我家阳台盛放着的正是紫色的蝴蝶

海外风情录

最美多瑙河在哪

□叶辛

多瑙河可是美丽的,在诗情画意的两岸风光中,在亦梦亦幻的《蓝色多瑙河》的旋律中,在它流经10个国家的静美小镇和葡萄酒、杏园、酒店里,在两岸的都城和古老的教堂、塔楼和修道院里,在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里……

那么,有1794公里长的多瑙河,究竟哪里最美呢?

在开始这一趟多瑙河之旅,坐上维京游轮之前,我就暗想着,11天的旅程中,我能寻觅到多瑙河最美的哪一段究竟属于沿岸哪个国家吗?

是啊,德国人会,多瑙河发源我们国家西南部的黑森林,是源头;乌克兰人会,多瑙河可从我们国家注入黑海,它最为宽阔平缓;塞尔维亚人会,多瑙河在我们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和萨瓦河交汇,交汇处自有其美丽的情影。这一趟5国10城游之后,我的感觉是,多瑙河最美的那一段河谷,应该是在奥地利。

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边境城市帕绍,

多瑙河和茵河、伊尔茨河汇流。当下一处称为三河汇的景观。

恰恰是在帕绍,使得欧洲人认识到,被称之为欧洲母亲河的多瑙河,并不只是温柔静谧地流淌的。母亲也有累极发怒的时候,温暖柔情的河水会咆哮着翻滚而来,吞没村庄,淹进城市。古城的帕绍的街道上就有多瑙河暴涨时的记录河水淹城墙的刻度。

也许像母亲大怒之后会平静下来恢复常态一样,多瑙河在汹涌澎湃地进入奥地利河段之后,逐渐又温顺地向斯洛夫伐克、向着匈牙利淌去。尤其是在38公里长的瓦豪河谷时,袒露出了她最为婀娜妩媚的一段。

故而我要说,瓦豪河谷,是流经欧洲10国的多瑙河最为美丽的一段。

有人说,无数缔结婚约的青年男女,是在瓦豪河谷定下终身的。

有人说,施特劳斯《蓝色多瑙河》的灵感是在这里灵光一闪获得的。

是啊,伫立在平稳地行进中的游轮甲板上,看着两岸的青山翠堤缓缓地掠过,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城镇与村庄和谐地沐浴着秋阳,看到一座座高低低的教堂、塔楼、修道院,导游会不失时机地提示你观赏小镇上的蓝教堂,观赏一个接一个葡萄酒产地和五线谱般韵律感十足的葡萄架,观赏施皮茨小镇旁的千桶山。时不时地,游轮泊岸了,客人们还可以上岸在古朴的小镇和幽静的林道上散散步、留个影,品鉴一下当地产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,那口味确实是独到而又盛传的。站在河岸上,眺望瓦豪河谷的美丽景致,自然而然地,人会联想世代栖息在这里的奥地利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,联想多瑙河在没有发动机的年代,运送古人视为贵重的盐巴、香料、葡萄酒时,船是如何航行的。

哦,那真是惬意的旅行怪不得,瓦豪河谷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哩。

谈天说地

麻糖

□尤今

那天下午,暖洋洋而又懒洋洋的阳光在锦江铺陈出一片迷人的温柔,我和几位朋友在江畔的露天茶馆品茗。

在氤氲的茶香里,大家海阔天空正聊得起劲时,远处忽然传来一阵“叮叮当当”的悦耳声响,回头一望,啊,原来是个卖麻糖的老头儿。

穿着蓝色的粗布衣裳,黧黑的脸上,一匝一匝密密的皱纹,宛如刀锋斧凿般根深蒂固;每一道皱纹都标志着生命里说之不尽的沧桑。他肩挑竹篓,一边缓缓地走着,一边以小铁锤轻轻地敲击着平头凿子,发出了清越而又清脆的“叮当”声响。

朋友阿廖一听这声音,双眸立马难以遏制地闪出了兴奋的亮光,他急切地向老人招手,说:

“来来来,请过来,给我一块麻糖。”

老人把肩上的竹篓子卸下来,佝偻着腰,用锤子和凿子,以一种开山辟地的专注,把那一块块坚硬如石的乳白色麻糖用力凿开,将一大块递给阿廖。

阿廖把麻糖掰开一角,放进嘴里,“咔嚓咔嚓”地咬着吃,然后,以无限缅怀的语调说道:

“小时候,住在贫瘠的农村,莫说零嘴,有时连三餐都吃不饱。吃麻糖,就是每一个小孩梦里最大的缤纷。日盼夜盼的,好不容易盼来了卖麻糖的小贩,偏又逢上父母玩囊羞涩,连半分钱也挤不出来。小孩见到来到嘴边的麻糖即将飞走,心里不舒服,就编首酸溜溜的小歌,在小贩跟前绕来绕去,翻来覆去地唱:‘叮叮当,卖麻糖,敲得老子心慌慌’,把他弄得啼笑皆非。更惹笑的是,我们竟然都热切地盼望自己能患上咳嗽症,因为根据民间的偏方,把麻糖串在竹签上,放在火上烤,烤得微焦以后,连同中药陈艾一起泡水喝,可以治愈咳嗽;倘若父母把麻糖当药来买,孩子便有食福啦!”

在大家欢畅的笑声里,谈兴极浓的阿廖又接着说道:

“其实,麻糖味道死甜,每次吃完以后,总有一大圈甜味不舒服地滞留于喉头。人到中年,吃这种甜食已成大忌;可是,每回看到它,我总想买一块,慢慢咬着吃时,童年温馨的往事,总会一一涌上心头。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年代,然而,如今回顾,才恍然知道,所有的苦涩,原来都可以成为过眼云烟的。”

童年嗜食的零食,成年后再吃,不为嘴馋,只为咀嚼旧情。

当岁月把酸涩的葡萄化成醇酒时,饮着醇酒的人,回想葡萄的滋味,竟想不起它的酸它的涩,只记得它曾有过的甜……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王晨同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